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尘世

Chengshi
Xuanxiao

钱玉贵◎著

喧嚣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尘世喧嚣

Chengshi Xuanxiao

钱玉贵◎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世喧嚣/钱玉贵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29-3

I. ①尘… II. ①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182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陈田

委 员：陈田 季宇 吴雪 王章好 王艳 江枫 许辉

编委会

总 监：吴雪

主 编：许辉

委 员：吴雪 许辉 何世华 唐先田 段儒东 赵凯

特约编辑：祝越 余同友 匡妙妙 刘文婷



第一章

从在大厅里登记的那一刻起，杨浦就隐约预感到这可能是一次错误的赴约。

杨浦看到，登记簿上在他之前，已经有了龙飞凤舞的签名：刘大鸣、李建平、汪一露、柳眉等；在单位和职务栏里，同样是龙飞凤舞地签着：公羊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伟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远东斯菲里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方艺术文达有限公司总裁。这些公司和头衔，透着财富和实力，而对杨浦来说，仿佛还透着咄咄逼人的“人身攻击”。

杨浦在单位栏里写下“马山矿业公司”，而在后面职务栏里他什么也没有写。

杨浦的到来，引起大厅里一阵喧哗，老同学们一眼认出他便欢呼着围拢过来。昔日的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曾经受到团中央表彰的优秀大学生干部杨浦，在老同学们的嘘寒问暖中，还是辨别出不同于往昔的心境和感触。毕竟十五年过去了，多少物是人非，多少沉浮幻灭，多少心路差异……

这次老同学聚会，是刘大鸣策划并赞助承办的。去年年底，刘大鸣打电话给杨浦说，许多老同学都有这个愿望，毕业十五年了大家该聚一聚了，问杨浦有什么意见。

杨浦跟刘大鸣从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无非是春节时彼此互相寄个明信片或发个祝福短信而已。只是最近几年不断有同学和同事

说到刘大鸣,说他从一个名不见传的小矿山改制发迹开始,短短几年时间,身价就过亿了,已经拥有了数个中型以上规模的矿山矿权,是雄踞一方的公羊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财大气粗且呼风唤雨的人物。同学当中,与刘大鸣几乎同时浮出水面的财富人物还有李建平、汪一露、柳眉,这些人的身家都在千万以上。这些人当初在大学时都不被杨浦看好,或者说,也不被更多的同学们看好,但山不转水转,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居然都成了大气候,成了财富精英,让人刮目相看。

杨浦在电话里对刘大鸣说:“不是许多同学的愿望,是你刘大鸣的愿望吧?要不,就是李建平、汪一露、柳眉他们的愿望?”刘大鸣在电话里笑了:“老班长想到哪去了!不错,李建平、汪一露、柳眉他们也有这个愿望,我都咨询过了,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嘛!”“你们都是有钱了,想烧包烧包,炫耀炫耀吧!”这话在心里转了圈儿,而在嘴上杨浦说的却是:“到时候我争取参加吧。”刘大鸣赶紧道:“老班长,千万别说争取参加,说一定参加!你想想,你这个当班长的不来,这个聚会的意义可就大打折扣了,我们班当年那些暗恋你的女同学会多么失望啊!还有,我这个发起人会多么没有面子啊!”这一刻,杨浦脑子里迅速闪过柳眉的形象,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很好吗?她也会像刘大鸣一样会如此嘻哈打诨?他最后说:“我一定参加,没问题了吧?”

酒店是五星级的,面临大海,背依山坡,景色秀美。酒店娱乐的楼层被包租了,美酒佳肴也都是事先预订好的。晚宴开始时,刘大鸣鼓动杨浦作为老班长致辞,杨浦死活不答应,当时豪华气派的场面和昔日同学们个个衣冠楚楚、志得意满的模样,让杨浦禁不住有些自惭形秽了。刘大鸣举着盛满法国葡萄酒的高脚杯,发表了一通客套的、热情的,也是张扬的祝酒词,并且宣布接下来的三天里就是游山玩水。杨浦是老班长,尽管一再推辞,还是被拉到主席的座位上,身边是刘大鸣、李建平、汪一露和柳眉几



位班里如今最牛的成功人士。忆当年,这些同学相拥左右,杨浦自然有众星捧月之感,因为他太优秀,他有太多值得他们相拥左右的优越资本和荣誉,而如今处在这些人当中,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从询问如今的行政级别、职务待遇到薪水收入、住房面积,直到如今心态状况如何,杨浦几乎都一一如实回答,心里却无比清楚对方用意何在——他的虚荣心在这一问一答中备受煎熬。到了杯来盏去的时候,身边这些有钱的同学们开始畅谈他们游历的海外风光,从加勒比海滩到南非好望角巨浪,从威尼斯泛舟到巴黎塞纳河夜景,从马尔代夫潜水到巴厘岛度假——这个过程当中,杨浦觉得自己的心理压力有增无减。而话题仍在朝着他不熟悉的领域转换。李建平吹嘘起他经营的期货与股票,挣个几百万跟玩儿似的,汪一露则不断地把手指上的蓝宝石钻石戒指和脖颈上那根镶嵌着翡翠钻的项链显摆一下。“什么,一百万?”汪一露显然对刘大鸣如此评价她的宝物不满,扬着声调说,“一百万我白送你,刘大鸣!别以为你身家上亿了,几百万我也还是随手拿得出的!”酒桌上唯有柳眉很少说话,时不时地把她那总是安静平和的眼光投向杨浦。这个玲珑娇小的女人,大学时代就暗恋着杨浦,当年即便面对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和她那带有伤心泪水气息的情书,杨浦也始终心如止水。然而,谁能想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那个玲珑娇小的柳眉,却出落得气质优雅,甚至雍容华贵。她嫁给了一个第三代华裔美国人(是她在美留学时认识的),可能是受到丈夫东方艺术鉴赏专业的影响,毕业后夫妻俩成立了东方艺术文达有限公司,柳眉不仅做了公司总裁,而且摇身一变,成了艺术鉴赏家,在中西方之间从事艺术品交易和文化商贸。杨浦很想跟柳眉对上话,哪怕一言半句,可是柳眉坐在汪一露的旁边,而浑身上下透着珠光宝气的汪一露,从一开始就因为需要炫耀而滔滔不绝。

好不容易熬到晚宴结束了,一班人又转移到灯光迷离、音乐喧闹的迪厅。现在是尽情狂欢、歌唱和翩翩起舞的时候。当一对对同学舞动起来,

嘶哑的声音唱响之际，杨浦借故上洗手间起身走出包房。沿着长廊快步走到电梯口，电梯门打开，里面没人，他钻进去，电梯门自动关上，他靠在门上，闭上眼，这一刻他突然十分后悔来参加这次聚会。

是的，从他一脚踏入这座豪华酒店开始，除了刚开始时出现的那一阵情理之中的欢迎外，他实际上一直是被冷落的。他不再是当初班级里那个引人注目的明星人物。现在的明星人物是刘大鸣他们一干有钱人，因为有钱，太有钱了，他们似乎就有太多值得炫耀的东西。

下到一楼，杨浦走出酒店。弥漫着腥臊气息的海风扑面而来。他漫步到海边。一弯皎月悬挂天际，茫茫大海深邃一片，阔无边际，岸边的海浪像是睡着了一般，一浪一浪地呼吸着，杨浦边走边掏出香烟点着吸着。他原以为十五年后的同学聚会，一定会有浓情蜜意的叙旧回忆，不承想，从见面一开始气氛就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似乎早已不再关心曾经的当年和当年的曾经。

“杨浦——！”是刘大鸣的声音。杨浦在海滩边站住，扭头看见胸前飘荡着那条艳红领带的刘大鸣快步走到跟前。“怎么，不习惯热闹了？”刘大鸣话里含着讥讽。杨浦苦涩地一笑，本想说句不咸不淡的话，又忍了。两人在海边走着。刘大鸣说：“咱俩从见上面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说上话呢。”杨浦把烟头扔进黑森森闪着油漆一般光亮的大海中，那点火光在海面闪了一下就没了。杨浦本想说，是啊，自从见上面，同学们就一直围着你，特别是女同学，财产啊，别墅啊，资产啊，股票啊，名车啊，欧陆风情啊……众星捧月一般，你哪有工夫跟我谈呢！这话挺酸的，杨浦说不出口，却说：“是啊，是还没说上什么话。”刘大鸣说：“老班长，这次同学聚会，我是真有想法要跟你谈谈呢。”“什么想法？”杨浦问。他觉得这或许是刘大鸣的客套话，他想象不出眼下的刘大鸣，一个拥有上亿财富、身家显赫的矿业老板，有何想法需要跟自己谈。“实不相瞒，老班长，我想让你辞职出来帮我干！”刘大鸣看着杨浦说。两人都停住了脚步。杨浦突然笑



了。“开什么玩笑，刘大鸣？我帮你干？帮你干什么？”杨浦嘴上这么轻描淡写，但心跳加快了。刘大鸣的语气和神情告诉杨浦，他刘大鸣是来真的。刘大鸣掏出香烟递给杨浦，自己衔上一支，又掏出打火机，先给杨浦点上，自己再点上，滋滋地吸上一口。刘大鸣把“实不相瞒”的一切向杨浦坦露出来。

这些年里，刘大鸣对矿产资源的发展前景和财富价值的认识，已非他人所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修成正果”了。对于如何搞到探矿权继而拿下采矿权到最终占有整个矿权，搞定一座矿山，这一整套路径、程序、关节、手续，他早已轻车熟路。他是通过清产核资、股份制改造、变相收购等一系列复杂程序，并佐之以“相关配套”（行贿、吃喝玩乐、高档消费）手段，才拥有了大型规模的公羊山矿权，并坐上了矿业公司董事长之位。从那时起，他就把所有从公羊山赚的钱投入到在全国各地的找矿买矿上。现在他终于又拿下了另一座中型规模的铜金矿矿权。他告诉杨浦，他是采取了日本鬼子当年那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方式秘密开展了三年之久的公关工作。三年下来，他把省、市、县地方政府上上下下一千人全部搞定，并最终拿到了开采矿权。

“这个秘密，今天是首次公开。”刘大鸣说到这里卖了个关子，但口气里透着财大气粗，“至于这当中花了多少钱，那就不便透露了。不过，跟这座铜金矿的价值比，那点钱也就是毛毛雨，往小的说，就是九牛一毛！这座铜金矿一旦开采出来，每年的财富都是以亿计！”“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杨浦看着黑暗的大海说，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抵触刘大鸣那种说话的口气。“老班长，你如果辞职过来，我就把这座铜金矿交给你，让你全权负责！”刘大鸣说后把嘴里的一口烟吐得很长，“我左思右想，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的能力、才华和专业水平，都是公认的，当然，还有你的人品。我敢说，把这座铜金矿交给你，对我来说，应该算是‘物归原主’。”

这一刻，杨浦的心思是有些乱的。从最初选择采矿专业那一天起，他

就一直渴望着自己能够管理和支配一座完整的矿山,他要在一座完整的矿山上规划他理想的蓝图,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这些年过去了,他这个梦想几乎湮灭,现在,刘大鸣猛然间又唤醒了他的梦,就像一座废弃的暗室突然被意外的火光点亮。

刘大鸣看出了此刻杨浦的心思,他拍着杨浦的肩膀说:“老班长,是不是太突然了?没什么,后面还有三天游山玩水的时间,你可以慢慢考虑,咱俩天天在一起,有许多事情要谈的,譬如你的酬劳、你的待遇,包括给你配什么样的车……”

海面上风大了,风中飘着细密的海水粒子,沾上唇边咸咸的。月光隐匿在云层里,大海上一片深黑。杨浦打了个寒战,他觉得身子突然冷下来。刘大鸣将手臂搭上他的肩膀,说:“咱们还是回酒店迪厅吼他几嗓子,跳他几曲吧!同学们可都在等待咱俩呢!”

不知是出于心乱,还是逃避对刘大鸣要做出承诺的恐惧,杨浦突然说:“大鸣,我忘了告诉你,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公司去。公司有个技改项目,后天一早就要开论证会,专家都是我请的,我又是主持人,所以不能缺席。”刘大鸣停下脚步,怔怔地看着臂弯里的杨浦。记忆里,班长杨浦是从来不说谎的。刘大鸣眨巴了几下眼睛,好像想到了什么,说:“那这样吧,明天一早,用我的专车送你回去。”杨浦却一时紧张地接上话:“不用了,明天一早,公司里有车会来接我。”

回到酒店房间,杨浦才觉得自己一时头脑发热的谎言,其实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也不明白,那一刻自己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回去了,而且把理由编得无懈可击(是有一个技改项目论证会,但那是下个月的事),更要命的是,刘大鸣提出用他的专车送自己,自己只要说一声“谢谢”就结了,为什么居然信口说出“公司有车会来接我”?——真的会有车来接吗?

现在是夜里十点多了。其他老同学还没有回来,不是在迪厅飙歌狂



欢,就是去了夜市吃消夜,反正“今夜不醉不归”的。他现在必须做出决断。既然话说出去了,他就必须走。公司派车接他,是不可能的。他的待遇级别不够,他只是马山矿业公司总经理助理(按以往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他只是个正科),在矿党政班子里,除了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裘胜荣配有专车外,副书记、副总用车都是公务性派车,不享有专车。他如果提出要公司派车来接自己,就显得十分不知趣了,就算厚着脸皮向公司提出要车,即便公司同意了,那派来的车可能也就是公司里那辆最破旧不堪的普桑,况且还有八百多里的路程。这次参加老同学聚会,他觉得自己的脸面够寒碜的了,他可不想因为派车来接这件事再丢人现眼。思前想后,杨浦没再犹豫,收拾行囊,连夜就走了。除了刘大鸣知道,他跟谁都没有打声招呼。杨浦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其实很卑微,也很脆弱。

孤零零地坐在夜行的列车上,杨浦内心空落落的。车窗外,灯火斑斓的城市渐渐远去,原野上大片大片的黑暗如帷幕一般。从满心欢喜地来到这座海滨城市,到孑然离开它,不过半天时间,而就在这半天时间里,杨浦觉得自己仿佛被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猛然抛到了半空中,他没着没落,不知所措,现在又梦一般地被摔在结结实实的地面上,却发现自己早已伤痕累累。

第二章

杨浦第二天中午回到家里。妻子小兰十分意外。“不是有四天的叙旧吗？”她问，语气透着揶揄。杨浦昨天临走时才告诉她，要去参加老同学聚会，小兰就阴下脸。“那种同学聚会有意思吗？”小兰不屑地扬了扬眉梢，“见了面，男同学就比谁官大，比什么级别，谁是大款了，谁房子多大，谁车子啥牌子；女同学呢，就比谁老公厉害，多大出息——没意思透了！”

小兰是去年刚刚参加过她的大学同学毕业纪念聚会，回来后就扬言以后大轿伺候也不参加了。当时杨浦不以为然，说：“你们中文系的本来就事儿多，喜欢指点江山什么的，不比咱们工科的，实在，重情义，不玩虚的。”小兰冲老公杨浦点点头，像是打赌似的一撇嘴说：“那你就等着瞧吧。”

最让小兰意外和气愤的是，去年那次同学聚会后，今年就传来同学里面有两对夫妻就因为那次聚会而旧情复燃，闹得离了婚，算是拆散了又重新组合。现在，老公要参加这种聚会，她不免就多份心思。“杨浦，你可要小心点儿，昔日的纯情小妹，现在可能就是正宗狐狸精了，你可不要给我带什么故事回来！”她一边给杨浦准备行李，一边对杨浦提出警告。

杨浦眼望着天花板，故意地阴阳怪气了：“那可不一定！你可不要忘了，昔日的杨浦可是她们的偶像，用现在的话说，她们就是我的粉丝，这回去了，我倒正想检验检验我的魅力还在不在呢！”小兰把行李包裹往他的面前一扔，背过身去：“那你带个狐狸精回来看看，她前脚进屋，我后脚走



人——我早就不想过这种穷日子了！”

现在，杨浦把行李包扔到旁边，径直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也不去洗漱一下，就在沙发上躺下。他不想跟小兰说话，一说话就只能证明他昨天临走前小兰说的那些都是对的。小兰从冰箱里拿出食物，准备做午饭，看到老公这般垂头丧气回来的模样，便猜想这次同学聚会一定不出她事前所料。“杨浦，不是准备带一个狐狸精回来吗？怎么，没见着？还是另有隐情？连你们的班花柳眉也没见着？不可能吧？还是当年的粉丝根本就看不上你了？”小兰在翻拣着塑料篮子里的蔬菜，往客厅沙发这边瞥了几眼，不见动静，就自顾怪声怪气说着，“杨浦啊，我猜你现在是有认识了，这种聚会真的是没意思吧？”

杨浦始终不答一句，他横躺在沙发上，用手臂枕着脑袋，像是睡着了。

老公如此反应，说明是点到了疼处，小兰不禁暗自笑了一下。

“杨浦，今天中午你去接明明。这会儿明明要放学了。”小兰在厨房里叫着，接着就响起一片油煎炸响的声音。杨浦听见了，好像在犹豫着去或不去。平日他都是在矿上吃午饭，难得他今天中午在家吃饭，况且小兰做饭，他去接孩子，天经地义。杨浦不情愿地从沙发上直起身，撑了个懒腰，疲惫不堪地拖着脚步，出了家门。他感觉这日子过得好像一下子变得很虚幻，也很困乏了。

吃饭的时候，小兰不再问杨浦同学聚会的事情。她了解丈夫，杨浦厌烦了且不予回答的话题，就是禁区了，她若不知趣，一定要穷追不舍，刨根问底，那么杨浦就会变得语言刻薄，恶语相向，直至发怒。这些年里，她早已熟知丈夫看似沉稳镇定的性格的另一面：倔强、敏感、自尊心上不依不饶。不承想女儿明明眨巴着天真的眼睛望着一声不吭吃饭的杨浦，问：“爸，你们班的女同学都去参加聚会了吗？那个柳眉同学也去了吗？”

小兰跟杨浦不约而同地对了一眼。明明才上小学三年级，她也会关心爸爸跟女同学的聚会，居然说出了柳眉的名字？显然，这是杨浦不在家

时,小兰对明明说过的话题。小兰赶紧阻止道:“明明,吃饭!你爸坐了大半夜的车,累了!什么女同学不女同学的!”

明明忽然咯咯笑起来:“爸,你们班的女同学都是丑八怪吗?”

小兰的脸色红了。杨浦的脸色白了。

碍着孩子的面,杨浦不便冲小兰发作,他对明明说:“谁说爸的女同学都是丑八怪了,她们可漂亮了,就说那个柳眉同学,她可是像白雪公主一样漂亮呢!”杨浦瞥了一眼小兰,小兰赶紧扭过脸去。

明明仰着小脑袋望着杨浦,口气较真了:“爸,你们班的那个柳眉同学比我妈还漂亮吗?”

杨浦一时语塞,小兰装作没有听见,正揀菜顾自吃着。杨浦说:“那可比不上你妈漂亮!人家充其量是个班花,你妈在大学那会儿,可是校花啊!”明明看看小兰又把脸蛋回过来:“我妈现在呢?”杨浦也看了看小兰说:“你妈现在,可是——女王啊!”他把“女王”二字说得又沉重又阴气森森的。

小兰似乎终于捺不住性子了,她往明明的碗里揀了菜,下手重重的,耷拉着脸说:“快吃吧,吃完后就去午睡!”明明看到了妈妈目光里的警告,便不再言语,埋头吃饭了。

小兰把明明弄到房间午睡后,回到桌边,看到杨浦阴沉着脸,一点也不想搭理她的样子,知道他心里还在生气,她拿起筷子敲了敲自己的碗沿:“杨浦,你在孩子面前说什么校花不校花,女王不女王的,你什么意思?是说我现在丑了?还是说我现在霸道了?”杨浦把筷子往桌上一丢,碗里还剩下两三口饭,他不想吃了,没胃口了。小兰说:“我今天不想跟你斗嘴玩儿,我要跟你说正经事,你听着!——新世纪的那套房子到底买不买?反正,我已经托人预订了,一百三十平方米,首付要二十万。人家说了,年中不交钱,就保不住房号,也就保不住房了,你说怎么办吧?”

一听买房,杨浦头就大了。这事杨浦过去一直反对,原因很简单,家



里没钱。结婚那年买下的现在住着的这套六十八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是贷款买的，去年刚刚还完贷款。家里存折上也只有三万多元，是给明明买钢琴和相关教育做准备的。杨浦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去贷款买新房。新世纪的房子在依山傍水的南湖区，确实风景如画，但杨浦觉得目前尚无那个经济实力去享受。小兰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事，杨浦一直没当真，不想小兰现在已经把房子都预订了。

“谁让你预订的？钱呢？那二十万从何而来？”杨浦瞪眼问。

小兰反倒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先借啊，你要是真的借不到，我们就先把这套房子抵押出去，向银行贷款，不行就按揭，反正，我是打定主意了。杨浦，我告诉你，那套房子真是棒极了！我看了四五次了，越看越喜欢！”

杨浦知道，小兰真要是疯起来，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主儿。“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你当家，愿意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定！”杨浦觉得累了，他要去卧室睡会儿。他从腰里掏出手机，自他离开同学聚会后就一直关机，他怕他的出走引起同学们的猜疑和追问。这会儿他开了机，若干条短信提醒立即嘀嘀叫地纷至沓来。

他看到一条刘大鸣发来的短信：“老班长，当着你的面，我不好开口说聘任报酬，只好用短信相告了，我的开价是年薪五十万，不知你意如何？”杨浦突然冷笑了一声，对小兰说：“老婆，不是需要钱吗？你信不信，现在有人愿意给我开价年薪五十万！”

小兰在收拾桌上碗筷，她以为这是杨浦在故意戏弄她：“做你的大头梦吧！”她觉得自己有一肚子委屈。

日子过到这个份上，是杨浦和小兰都不曾想到的。

杨浦和小兰的相识，是缘于大学期间高校之间举办的一次联谊活动，郎才女貌，一见钟情。毕业后，杨浦留在了他实习的马山矿业公司，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小兰就是马山矿所在的D市人，而且D市人事部门已确定，小兰毕业后将在D市教育局工作。应该说，是爱情和婚姻促成

了他们在D市的工作和生活,否则,以当时杨浦在校的优异成绩和知名度,他未必会屈尊于名不见经传的马山矿业公司。杨浦从一般技术员做起,到副科长、科长、副总工、总经理助理,收入也一路攀升。小兰从机关一般文秘做起,到如今的办公室机要科长,拿的是公务员薪水。那个时候的杨浦和小兰,嘻嘻哈哈,打情骂俏,日子过得幸福开心,他们并不十分操心未来的生活。直到明明出世后,日子似乎才过得有些紧巴起来。为房子和高档一点消费话题多了,为孩子的培养、家教的支出争执多了,也为油盐柴米的争吵多了,而所有的吵吵闹闹和磕磕碰碰,似乎都不外乎是经济拮据所致。杨浦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年收入也只在四五万之间,这在本世纪初,在当地的国有矿山企业中,算是高收入水平了。小兰的薪水是死工资,年收入也就在三万左右。这样的家底,在短时间内要实现住大房,上下班有私家车,让孩子接受贵族式教育,包括高档消费,显然为时尚早。然而,小兰却不这么认为

“人就活这一辈子,凭什么我们节衣缩食,别人尽情享受,这公平吗?这也省下那也省下,这样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攒钱干什么?不就是为买个大房子,住得舒服点儿,环境好点儿,可咱们还天天掰着指头儿盼呢!如今人家都住别墅了,住二三百平方米都还嫌小呢!周末,我连商场都怕去了,怕看到那些高档衣柜,怕自己闯了进去又买不起,那才叫丢人!你不是不知道,明明一直要读钢琴班,可我们读得起吗?就是钢琴买回来了,家教请得起吗?同事小张就因为有个会做生意的老公,每周都去做面膜,做美容,还定时做健身运动,她一见到我,就嚷着让我也去,说我的皮肤要是保养了,一定会如何如何,我有那个条件去吗?……”

类似话题的絮絮叨叨,小兰每每说来,都显得那么委屈伤心,那么肝肠寸断,甚至泪流满面,有些时候说得坐在一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的杨浦,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昔日的小兰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昔日的小兰,清秀、漂亮、矜持、风



姿绰约,而且成绩异乎寻常的优秀,是当时 H 大学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杨浦当年若没有诸多职务和荣誉,诸如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团中央优秀大学生干部等光环罩在头顶上,小兰也未必能跟他一见钟情——那个时候的小兰,青春洋溢,目光高远,谈吐高雅,透着超凡脱俗的迷人气质;在当时的杨浦看来,能够与小兰结合,是他人生最为成功的幸事。

然而,岁月尚未沧桑,金枝玉叶便似落花流水去了。